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36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36

学苑出版社

##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36册 目錄

施公案 查城口 (首本——一二本)	.....
施公案 惡虎莊 (首本——四本)	.....
施公案 順天府 (首本——五本)	.....
英烈春秋 一一一六 (首本——三二本)	.....

166 130 100 1

# 施公案查城口

计守备

今人代近人上

房里商量分派

猪见李典计全胜

气的他

口内不住骂连声

奴才万恶真可恨

洗亲活气死人

你竟敢

帮助宋人行不法

枉把牢冤鬼计生

假充知府带的手下

黄中集内设支棚

老了一时火主又

缺牒整心腹当真

被尔等

拿近菊瓦庄内去

大打一死报朝廷

你旧谋要了老尸的命

你宋人

真正胆大特欺心

还要想把大人言

不怕王法没鬼神

那知道

天理昭彰有报应

薄福机调走远凡

欲差派人断我田

及把你们尽皆擒

任使杆棒中何用

暗有快痛着的真

计守名

越离越急心中怕

李典不慌而令嗔

道：冷暖偷言道

叫一声

计守住口更胡云

计全见了恶奴李典不由的心中大怒丢着火起手指出着恶奴破口大骂道

甚是不快反到他的冷暖口中说的全你不用替威震天下的你帮助

施不全在内主谋害的江御上的朋友不不承林中顾多事不了造皇后

世自己不竟以为得又怎用我催促之闹一时三错忘记了拆那空支棚

才把几声走漏后临拿了你亲的时侯回话追其性命那里还

有这一番事情罢了

那恶奴

李典不忘计守备

冷暖微：把话云

大叫计全你往口

又何质

这革登威谁怕京

帮助奸官行万恶

胡度歪才里你能

拿了些

录林之中江湖客

俱各披荆斩棘

程起你来谁不恨

万古千秋落骂名

计是百才别中计

为何也入圈套中

一时之惰丢主意

先鼎其首正当行

悔口悔

喊小西 一个连番逼诰命 还有豪杰不展志

代首官兵五十个

宣读词

近入罗宅威金中

彼此怎勇施威武

拿住为首的七个人

还有那

恶奴李典也在内

身被擒拿陷在心

本将夫妻计守备

丁梦雷福犯他二名

方居士中军领法

名按身甲男女少

施宣派人招你回

这旧是

答天不佑我李興

不能替主将仇报

冤之后

一空活捉施宣与你  
替主雪冤犯恨伸

恶奴破口不住的骂

奉将闻君劫去名

口说这贼真可恶

标罵宣長特歎心

今被我等擒拿住

東人胡为生鬼计

捉拿皇帝五品官

帮住肩

你還敢

這等去知亦惡声

似此王权真可憐

先行諱字犯上通

旧便是

欽差大人看見罪

有我劇其自應承

說首伸手振羽刃

亂的眉当眼无睛

計全一旁腮代哭

口呌美弟詩所假

這惡奴

難道他逃走的了

何必這第怒生嗔

私行謀斬非為礼

必把他

代工官船見大人

計全曉得如此

見眼見長咱見別的哥們

說這惡奴

元係黃龍基的家

他的主人被大人拿住

刀向新這廝添個進脫炮

到羅四席的家中

假到羅四席

又被他們看破拿住

黃大老丁你們來位

把惡奴拿住

到這裡又與宋人合

伙胡作非為想要報仇

雪恨如今又被我拿住

再丟付生毛孔欽差恨

此人深入骨髓此時占且能他不死

計守備

代嘆嘆書時喜弟

保袖苗坤听劣兒

暫且饑他苗活命

代到了

官船之中見大人

欽差一空要面審

追究前情向口供

必定要

審問明白好定罪

准免凌迟刑

占且忍辱凡火性

何必如此怒坐噴

小西耳听將就点

少把胸中怒氣平

许神眼

扭頭付又喚言道

徐州官兵你門听

欽差大人調爾等

菊花庄

帮助未把東城檎

尽把他等拿住

却呈兵將大大的功

五十人

苗下二十在此處

看守羅家前后門

男女人許走一夕

大人自杰有示音

二十名兵回徐州府

面見李良要言照

首一空

牙內去把知府見

到了那里要言莫

連派兵班合牙役

誣看那

名某的別是某同僚丈人

將把東人系審向

違程尤恐大人嗔

那十名

恨隨我們一空走

所為押解東犯人

送到城內官船上

你們不用往前恨

那时再回徐州府

欽差一空有黨良

秉兵丁

口中答應沒知道

奉了多付小的們等

二子名回徐州去

見知府

言說其情且莫云

重宣兵討全的多派

二十名先回徐州府到知府的牙門

言說此事

苗走了派牙役公

辦請刑具往大船來同候欽差審事的語先且又表二

子名把苗家前後門不放一人走入今都園在院中房中剪斷打財東

方大亮南左往看苗連香

言語說是裏也不用搜池巡回旅店三

相煩矣丈娘夫婦還了店賬坐轿回船等候着我見了大人父令事

必你我回淮安府去

苗見說身知道

福老看

一空女爾离了坐

逐步番身往外行

那名家丁紫跟家

云罗家

离了菊花庄一空

霎时回至招商處

所用之資尽等盼

聞夫人

空尋人指往外走

福老家丁与官兵

在后跟隨大轿走

先自回船且莫云

苏中单言謝春將

丁夢雷計全三人

押解肩

蒋順羅擇黃起風

馬危摩又与李興

背脚穿栓繩受繩

背脚穿栓繩受繩

2

菊尾高庄往前走 官兵招手语高声 富丁们 先渡河方梦雷走 计全杰后将船上	水手看見李配到 迈步通言船贴 许全代嗟闻舍春 十名兵 大手彼此入船中	连忙搭船那消停 许李配拿挂谈话三间 押解七城往上行 分付那
十名兵回徐州去 到底京荒不敢心 因此上 连看宝在四精内	急逼喊船快不行 且杰船上李配 连分付船快走 猪老看	计挂崖棟攀船去 又怕不能把戚擒 李配言散不并 官兵家丁掌火枪
前行至马家岗尔 自上小船先不表 喜坏了	弃岸登艤船上行 猪龙安船来見施公 人報老看猪龍到	官兵家丁掌火枪 一肩前未見大人 李配言散不并 官兵家丁掌火枪
猪龙打營女兒連上了小船他往官船裏見施公回話內下近船回車施 公喜得見猪龍回來了不由的沒心欢喜吩咐叫他近來不多時猪龍 近船見大人行禮已畢忠良連一連手說罢了你多有辛苦了猪龍必 半身拱背説言說小人奉命到菊尾高庄去探守備被他等或破或壞 有責危累的兒子罗四席的侄兒齊順康揀風鳴山的道路娶妻方馬尾李 又还有个恶人名叫李母田是他的計把大人的守備誰去和他們不投 私在院中劫了小人独自單身進門招架被攏勻搭倒自受棍脚打大人 的守備囚禁在一处幸亏大人施恩差奉將夫妻丁夢雷走到那里答	猪老看猪龍攀船去 人報老看猪龍到 猪龙安船来見施公 人報老看猪龍到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猪龍打營女兒連上了小船他往官船裏見施公回話內下近船回車施 公喜得見猪龍回來了不由的沒心欢喜吩咐叫他近來不多時猪龍 近船見大人行禮已畢忠良連一連手說罢了你多有辛苦了猪龍必 半身拱背説言說小人奉命到菊尾高庄去探守備被他等或破或壞 有責危累的兒子罗四席的侄兒齊順康揀風鳴山的道路娶妻方馬尾李 又还有个恶人名叫李母田是他的計把大人的守备誰去和他們不投 私在院中劫了小人独自單身進門招架被攏勻搭倒自受棍脚打大人 的守備囚禁在一处幸亏大人施恩差奉將夫妻丁夢雷走到那里答	猪老看猪龍攀船去 人報老看猪龍到 猪龙安船来見施公 人報老看猪龍到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守備喜才遭圍困 脫灾离难转回呈 也把那 高說招影有報私	見了欽差高行孔 口說你的情多辛苦 到叫欽差不放心 又把前情說一遍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喜臣少仰叫哩忙 也送一桌返席去 恭將手奉謝施公 美事付平手下	到叫欽差不放心 又蒙大人差人回 三人時下長嘆容 胡：乾坤神看的真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也送一桌返席去 恭將手奉謝施公 美事付平手下 接眉吹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官兵家丁掌火枪

姜廷波面含春色自奉將軍老諭言講海說奉將軍院同計守備擒  
去夫人相由才寫諭帖差人調你夫妻二人一並前事若由守備与你  
的岳丈擒拿夫人其功必小諭差說萬在拿人的這件功劳背丁  
壯士所立恭炳夫妻不近傍邊覬望而已施不點說奉將軍院得曉了  
自有酬勞你往誰安威守也必須扈從勤勞也得早些回去

施老了

眼望奉將名喚太 口叫奉將你細听

你任威守非小事

捨養有

淮安一郡名處城

且湯到此帮着院

也与皇宗莫尽忠

此二時

事必應該早回去

速轉淮安一坐城 諭本回言裡知道

大人多仰奉將軍

言必告辭日要走 臨行主附把夫人

大伙深

保戶欽差加子細

將連王中要小心

施公付又叫奉將

你夫妻

多有勞乏另補傳

口申看應說知道

告辭欽差往外行

計全小西往外走

余者主人隨后報

守備代嘆諭言道

姜弟苗伸仔細聽

答曰考兄來到此

一金茅牀受辛勤

小西口中說不敢

計大哥

何須外道這般云

你我弟見非別

奉將全張一母生

計守備

高啟代嘆說知道

姜弟三言九上通

若要見了老兄弟

田說愚兄與車人

在其位助金向將

倒本回言第謹尋

賀人杰

口中連呼叔父

你老人家子細听

小侄相頤一件事

千萬的

不可忘記要听明

賀人杰說叔父回至淮安見了黃叔父因謀小侄與他夫妻二位請安还

求叔父到小侄的署中見我母亲多拜上叫他老人家次小孩兒跟隨

大人、福平安千万。請考兄口中看應執手告辭車人上小船夫妻回陽  
淮安此話不表都司原人付近官船人東去說除州知府施老了前  
未見忠良了多付諸下人客在往外走不多時看却有走近官船按  
札已必告作归坐人現茶：必摺盡衛老一請言講語

荀知府

控摺弓身肥代嗟

口呼欽差大人

曉得大人將人派

菊花座

居旧曹委脫寧危

又把車人全拿住

派人前去立奇功

這件事

云在徐州文界內

諭李卑載我的考呈

不能清除還有罪

口求欽差諭大恩

言必禹坐身控背

扫地毛胚把札行

施老了

代嗟諭言說多礼

責府何限這等云

此事若志你竟內

自知道

也少裏憑空占輕

他尚且去行橫道

打家劫舍亂刦行

不过是

漢伏合那生鬼計

想拿施公把恨伸

全已盡玲旧日

阿哥不用孝多心

知向听见這些話

一塊石頭落石頭

口中說

單載伏首更復尋

夷櫓板櫻多般刑

伺候大人審案犯

施老了

坐上点頭聞舍眉

只說黃府休回去

看口施某悄口供

荀老了

口內連呼着是

未旨諭言把話云

用在船內設大業

同僚主人口內起

徐州牙役將船近

向船上疏財把札行

札單時

竿身皆起多左右

喊堂幫班人怕京

知府仍在一旁坐

以听得

施公分付代人犯

許金夫人泛風船上犯

馬毛又岁翹童起風亭與七夕人

成至大船以上官船上的人犯產揀送般船內也代至一处八夕人見了面

俱各底照不詰底揀看見了七夕人俱了愛御心內吃京腳中說他們

敗財也叫人拿住了中單兩路皆主於必然官的手下真有熟人这个老  
景你我怕得不成了罢了。你要去等七夕人情是怎樣色鬼的吃京  
主的財產他還很將事到就用是這底了成功法眼很好。

辛武人

正自多心犯想

只听船内语高声

欽差少付把李興代

又見那

虎役主人往外行

上前松了恩赦的御

錢貞在腰項中

拉倒了

恩奴李與船近

公案以前跪滿掌

牙發前貞一旁側

玉旨上有多低

見是李興下邊跪

忠良不愧而含噴

在坐上用王一指腿代喊

口把奴才罵而高

漏網脫逃不改進

真正是

去陳去天了不說

你的家主身犯法

向新遭謀礼正通

你這廝

漏網投奔四席

因該解必院身形

李隆私訪你識破

还有看回更惊人

我的人去拿恩想

你又潛藏避難生

又看到

菊花座上施恩計

湊伙合印胡亂行

把我妻元誰了去

叫展棟

前來鑿船下恨心

天理昭彰神不佑

你們諸人全被擒

你把那

一住住前莫相認

李茂台前招口供

恩奴大科推推招罪

向上疏辭把請云

所作之事全招認

若吏一旁記寫真

拿下去

恩奴李與把招画

如中剪斷件假重

又把那東人叫到

一人不曉問典刑

至臣了

施公提筆案宣案

才代辦言要清活

只听一片喊連聲

口中止把李天叫

大老了大發慈悲

旧我們東人

施公在官船內把安善轎屢換馬匹乘又跑黃起風連恩奴李興等

八人送新聞折便道空招喜話了李華空盡都向折又往南知府

言送有尚貴到到到到到到到到他的三房屋裏以至於艮卦等物

金移入官收載庫內以备空缺滿飢民你阿調小的官兵達你的攝夫人人

怕害他一反良子知有羞羞大人这番天恩使他们感之不尽施了又少

付蘇州更役皆且下船再所示下那些人高居志散方船外忠良少付設

程便沒幸都當与有客下人那敢忘憂日在船中調坐位知府

告坐二位差了归位坐下同僚的人上來對話是多數人飲酒中偷又言説菊花

庄的那一件事時那人杰金舉大學大明舉大真王標丁夢雷福起李配回入

后追自取方便這話不表美音正与知府飲酒飯人叫河沿主上一處冤事

張耳官船上同僚的人知道大人的脾氣但凡有告狀的人再不許攔阻故此

由着他們的性子壞口听得冤枉冤哉李天差了教我們的性命那李天音竟

不是一人的光景

河沿上一處喊冤的声振耳

方走了李天回小民

二位差了正殿法

岸上面喊叫冤枉听得真

施公听着述尤可

知府忙腳內云

曉之說

此事果的真禽心

全人惟特由里固

这里未告必不远

宣是徐州方達人

为何不往府里告

單未遠里把冤伸

審理民間加子細

再沒有

一念私心忙不公

食煩貪財全沒有

愛民水手一般全

案日間

不文術伸方官士

要滿人情枉用功

莫不言謠也罷了

一心未敢負朝廷

忙私之赴去一念

答彼皇王兩恩恩

今日多

這事令人愁不遠

一宗剛完又一宗

萬花庄上這件事

重慶復

杜金皇家五品

欵差大人吟詩下 話語之中並不嗔

听方才

喊冤三声人不灰 不知所用何事情

是乱坏

全云在裁棺材有 想到合該扭房程

知府自己流因想

想見妻女面含春 眼挂角

徐州知府吟言道

阿哥苗神保是听 席院有話相動向

但不知

此處方近有什麼地名

施公望眉而看了兩言說貴府此處离什么地方相近可有想作公館處貴

府急速差人前去与苗田辦修葺的為更街役叫他們請看若果刑具去

往公館中伺候我施某好審理民情再犯阿哥的挾子借与施某坐去好

里民情盡知有達一層在這以處為火鎮有五里之遙那裡可以有公館主處

求夫人不得居尋二單找些急刻署人前去到那裡与苗修葺再上請欵

星的大驚

者如何 說罷才將身擅臂

施公有言微雨者

代嘆詞言述說好

旧是故以送船行

反讓你至五里他 离船相近更何心

誰一家

湯事便宜拿杰將 正可卒范加民情

二則不可多當看

貴為多心又不恭 要比船上到處方便

上來下去費精神

者壽堂 爲要准狀旧堆加

知道何時把妻情

人的多寡量不往 夏序上

到此船上將宿身

知府回居說正是 大人鈞誥果高明

告辭下船到岸上 分何若更要听真

請到連桂及滿州去

同候欵差審民情

洗舟上馬既里走 更從三班五石帳

施公有語叫家丁

肩上紳裹普收的人

快些去主待我的話

告訴那

此處方近有什麼地名

双虞郎公船去同候 次時奉院向口傳 有一了  
內丁居延桂外走 来至船前把話云 大人多付与尔等  
反讓不同候公館中 少时大人亲主問 時与你等办公候

喊冤的

承人听见这咱語

少：深改長嗟容

欵差大人准了狀

你我的

血海冤仇可要曉

喊冤的那几个人听见船上傳達欵差准狀叫他們往反讓公館里去同

候少时大人亲主與他們各別冤枉事人耳听後此歡喜冤枉反讓不公嚴而  
去且不來單言知府商老了乘時坐奪地候多人五里之遠順刻走到

無从溝串不近旁處的陳正御位地方听见李府的太守來了高車馬前通  
接自己推掌面見了馬上開言說這裡何處可以作得公館同候欵差名酒大  
人要拿此處審事

此地方

夫子廟中多千字

欵差未到可存身

知府測言說張將

急速的

前去對着車人去

你們旧去速打扫

營寨設立在原中

一毫的

茶飯食全与備

奉為立刻用營艮

他方若處則里走

未至廟內下安心

往精前未報知府

備？今府把語去

皆因為

欵差要在以赴往

故此捉個你廟中

和尚回言說不敢

奉宸退精加小心

不多時

居中打掃多利淨

設立公案那陪亭

滿般與備多停安

知府囑咐加小心

為吏衙役加了個

周圍欵差要苗神

說罷時

竹又云廟來坐坐

大船上一請施公

書的未到下了馬

船上

該值入內重主官

菊花庄

去秋罗家休代曼 唐产金是娶记吟 内丁若毫口院是  
通步建忙一转身 雷时来到官船外 大人玄言坚真云  
雷如行 口中若度上空李 手下主人随后恨  
来往菊花庄上去 直抄那 罗龙宗私且真云  
知有雷丁代省长随家丁上菊花庄抄没罗庭的家产到督徐州的兵丁  
回来的话 这且不表相忘忠勇大人经过沿一代的地方俱有法堂的文武  
官兵伺候此有竹房地方但凡有伺候的地方都是按着贴道的住处地  
方才有人伺候差小童曰路途中不痛脚里必有伺候偷言少叙且说施  
老丁久月病坐挂船外班走都司与东人在后相随施老丁回到病了看  
口中说话备集家兄弟丁壮士探得四夕人随李院前都司杨彪拿配  
王德金施老丁船上看守

贺人杰 王捕福虎金李配 通有施安五等人  
口申唇底正往步 背固方 钦差分付敢不承  
去日还步数里走 计全相随在后行 款差分付敢不承  
操大刚合梁大勇 全把钦差大人报 脱身扶手走挑板  
灯时来到地漏亭 妻臣上了知府的大轿 余者主人在后报  
以此事 菩萨结说体重般 从沟只不近面前存  
御保地方打院帖 在桥前 行礼平身引路行  
灯时未至至屋前 往待亲接礼谦恭 他未了  
等敬夫多忠义 门外下轿要虔诚 照拂主持胆代唉  
口呼和尚你听云 打擅地方多不便 要仰含容体见嗔  
那侍持 口中违之强不敢 大人老病憎有辱  
说眉走入大房中 施老了 聆仰屋租把礼行  
向土磕首顿头讚 暗把伏魔大帝拜  
说眉走入大房中 施老了 聆仰屋租把礼行  
向土磕首顿头讚 暗把伏魔大帝拜

白面翠圆长久远 一统革夷亨太平 当今统印第二章  
文武尊卑乾坤坤 四夷八蛮皆内表 里安民垂慶收威  
家中的 一双父母身安泰 合春深吉妻永生  
落逢主上船安稳 算子云可以报捷 意重丹心苦尽志  
贴在一旁手现罄 乱单平身站起身 忠良重正升公位  
在座上 口中分付快代伸冤告状的人  
落逢主上船安稳 算子云可以报捷 意重丹心苦尽志  
贴在一旁手现罄 乱单平身站起身 忠良重正升公位  
在座上 口中分付快代伸冤告状的人

美眉丁拜卑居相归位坐下僧人下陪沙弥现茶三果搁施公代唤  
言说寺院用准了此处民人至如意与相富主知两边人有多事在官船上  
闻到本官些不便故烦施老丁题一公牒料理民情南中富事似有不革  
父擅侵垦地奉都督看守不要和尚说施那里话大人恩心弘风  
令到黎民的屋直冤枉不但小僧不能解忘旧星神仗毒石见烧的真者  
此庙中的周帝拯其灵应呼之必应有求必应最喜忠臣孝子最能遵  
恩奸顽主人的谋名远振夫子感有大料不编什么最难的公牒可已完  
结求大人施恩怒小僧智不能陪唱因恐惺钦差的正事三日成嗟口渴  
正是和尚自取方便使寺院事先卑主晚闻鞭往叙语僧人皆拂  
拈起不表这四甲所为的公牒旧有批写的小至不致于时间必是  
脚中隔施老丁怎奈也不问这僧人他叫什么法名庙中有多少僧人拂  
的是留周施老丁另有一番主意此时下解工牒因为尚嘴寡的事自古旧  
有高多役脚踏的工夫真要连叩叩辞担惊正文旧石念叶了听之不甚  
屑得丁空出来说施的话时节施老丁不问再拂手晚

徐州布吏将所叩

闻言少叙归正传 僧人推辞不必云

喊掌已卑又寄公

看來刑具全備

同候欵差施大人

忠良了

堂上有語言道

爾等兩神在上聽

快代喊冤的為降神

差役主人那敢停

不多一時扇未到

喜色現睛眉假喜

渠家的

弟兄及个守着

還有某處小展庄

一扇忙在忠言告

方那些

長隨家丁看脚腰

細看却是人五口

二日曾犯情不真

光頭去代博家帽

有名階富年紀老

手中柱室过財技

行動腔代噏声

雨笠班白髮似良

行中挂室過財技

行動腔代噏声

那一個

却是年強一良妇

年過花甲有余容

一日却是不得力

身上邊

尽是破爛布衣衫

又躺后地却及身

一人身穿衲布綻

也不過

五十以外人純善

面目主甲不露山

一箇算有三十歲

衣服相乎手藝人

后面一个年纪幼

富態福相多腰俊

生了少

骨骼端正穩不輕

公案以前看牘倒

裏口了

坐上偷言把語云

洞裡的計全等以至需要看後看見這五口人被他納悞到人

面目主甲不露山

大約不過十二看

十夢雷外的不解腳肉洗那家的大人真正是當場事沒船上御下東

到南中審事还不知這是一件什麼事呢好办呢這叫快要看這子由

知道這多咱才多咱呢不言夢雷自思且說他公看有人五口五個名

的小的小富的富官的富又至婦人又有和尚徐州知府派來的同候

監審審事吏在旁觀着這一個心中暗喚着這今老漢這件事一言難開

且說那

衙役回話平身起退在一旁不必云

忠良空工請言通

呼一聲

男妇看初五人听

你到此來告狀

官船前面把冤伸

保五口

此总可呈一件事

还是看自有元因

五人見向指頭叩

不約而全等大人

我等並非一件事

哈冤告狀呈三宗

皆因爲

人言欵差所致

名處待揚去只有

善斷去所蹊蹠事

畢竟高懸覆盜盜

五口人

望求大人施所見

塵竟高懸覆盜盜

因以上

說肩不住將所叩

口說半天尋又尋

孟臣坐上將所占

狂下喊言把語云

你們五人三件事

那口与那口黑宗

詩於是

未見幸脫將狀告

我等不雅不瘦民

必該言未遂莫許

著要呈三

一字連言罪不輕

一夕說了一夕講

誰同口告法推容

五口人

一處即所說知道

欵差分付敢不等

年歲的妇人他先薄

桂上疏訴并大人

民妇祖居徐州郡

西門以外富家村

民妇的

娘家姓豆主十二

膝下只有一女娘

四因往小多疾病

才把他

許入拜殿入空門

回大人小妇人的娘亲姓豆嫁与姓豆為妻却至從小尔的夫妻要他与民

妇同床也足辛酸多下口有一子今年正二十岁生名姓徐氏肯用他

這小尔多生疫病民妇夫妻去年所把他許在奉村火神廟內長和尚嘴

因他是生家的命夫還不消他現在好了呢這口應心何以后悔

歎差了

在上面神想一想

瞞了人小娃叫神

許的愿心如何悔

少不得

叫他前來主作僧

一夕三更磨的髮

至今算正七春

民妇的

丈夫姓立已去世

只剩妻子一人

見子蓋志當和尚

眼前空次寡不亲

民妇長往廟里去

只为奉送母子情

回大人

民妇家空為不慢

尋茶討飯過光阴

二目盲瓦不障力

要你那

針指游針却不解

为人要送公道活  
割剥剥皮粗粮米

也不过

世然民妇是实将

民妇三子长未育

他的师何也不嗔

民妇三子长未育

大人呀

那知武子樊瓈事

真奇丈令人惊

他的师付心改变

好端

生畜多义言然仍

把我见子活害死

可憎去故喪残生

莫忘里

自动亥家当和尚

豈不违心烹不疼

民妇不將仇報

武揚尔剥去骨肉亲

听见街坊传言清

提說领差老人人

素日間

愛民如子疼百姓

黎民去有王治恩

周叫投天未告狀

望願差

判私情自以事情

豆氏說罢連一叩首

施公坐上論言說

姓豆民妇同慢你的老子被他师

村西家里念著的口首現在那里豆氏說大人這回不因自己他討官

人批首呼人看見誰知她是怎樣害的口首把口首埋藏嚴來馬肖

叫人知道民妇要是知道他是怎樣害的口首在那里敢說好了大人

當嚴刑考問不怕他不招敘差了審些此案不但民妇感大人的恩德連

那属死的成格尔死也腹目

老民妇

說罢云時連叩首

二目盲中吊泪痕

美名坐上稱頭点

說道是

豆氏不用你伤心

且在旁边愧一愧

奉院自志判斷

忠良?

坐上有語叫和尚

老僧叫我請少照

為何去故害徒門

有缺慈悲善念心

云家私被存總幸

緊寄伏教二律行

連一々動情生氣不傷損

括言後第主何因

一字虛言要受刑

秦陵台前送冤訴

若要是

老僧見面將頭叩

口尋錢差石上听

我小僧

祖居徐州張長

李是奴地入空門

傳家打坐火神廟

高家法名叫洪中

死鬼供立与我好

祖輩乃是一村人

皆因为

他夢我招你多疾病

許在庵內願為僧

送小弟田往南烟

到相呈

自己家里一般全

后半身立身辭世

剝他母子過光明

十三歲

盛抬至治髮迎身廟

法名起由叫空崖

空閑致差大人的駕

及向俗言却是真

僧家裏有收徒弟

道澈去茅廬門生

火神廟

日只是師徒人二分

还有一个老道人

香火地土是勾用

三个人

一心一計度生功

空崖忽然不見面

聖月喜回古廟門

他的母

口說小僧寫徒弟

元年不知却是真

善言寡听微吟暖

座坐上

少时即速看大刑

打回打板櫈是大五刑之祖不是輕易田勤的當差人的口內答

施老衙向事局重官府不同真是察言觀色辦理虛實听風聲的言詞群來不假又看老僧年过花甲二目昏花面貌生的顏面老輩也沒有望說來了及句話就叫看大刑的道孔返本式少虛省兒當差使的口每可董的返京炮鉗那也不過賄送事輕重看本官的氣色今日这可比不得往常怎處說呢返不是伺候老衙的衙役不如皮氣這是奉宣派了來的伺候欽差大人分外的苗神看見老衙吩咐叫大形謾慎人口中答應往上跪返比不得放子嘴扒說打回打板櫈是大五刑之祖不是輕易田勤的當差人的口內答

庄二目苗神賄大人勸淨睛老了那光景不相熟想只吩咐勸刑  
往不不言语了田只是客那人说你当差的人自大代曼些尔  
犯人可不知道呢老和尚听见老了分付看大刑不由的心内首  
忙吓的他混身打颤双手乱摆口中连叫大人呀小僧奉旨  
六岁奶奶去家連葱蒜不動只知念快着怪連真非礼之事也不  
敢作大人不信只管把村中重施主供來向他每问小僧素日是  
怎樣行事若有一巨不好之处大人只管治罪

害怕不住將頭叩 口內連呼大人 小僧年長六十六

豆氏說大人沒了天理良心人由不是父母生的民妇今生不為人难道就不  
修來世么方才回人民妇不时的往衙門長去皆因都是一村人七夫八妻  
与和尚最好吃後成奇落髮入庙妇人祀首兒子長往衙中看民  
妇之子要往家中來多一代必定來我倫師徒之情說句良心再沒  
有相他們了爾自己吃了長給民妇吃呢不知他所為何  
故老和尚將心變了 不知他

因為何故將心變 害了民妇子亲生 以斷情絕真可憐

老禿子 血迷心性害徒門 大人必得將刑動

不怕當堂他不應 也不求 换仇雪恨那件事  
只要見了死尸哭 忠良坐上微嘆 哎 只呼豆氏你听真  
批你自己說的話 洪中他把住弟疼 每常問  
一時不見就尋找 慢惜如金掌上珍 寬理詳情免此事  
他如何 與心起义害徒門 想是他往別處去  
你家還有什麼事 豆氏說 三章六政全无有  
說起來時真苦情 犀牛又罵和尚叩 老僧活神你是听  
云家也有枝合派 那里还有知已的人 洪中說

無有一处不找到 都說沒見影合宗 垂臣坐上將頭且  
忠良叩 付又聞言把話云 又個人 口內答應說之道  
本院自然把案清 冤情同故 滙把情由細稟明  
站起平身往下行 詔公仲又聞言道 你每三人仔細听  
前者喊冤同故 滙把情由細稟明 但只見  
那一老者諭言道 口把青天大人尋 若要說去冤枉事  
真正是 無濟每天了不成

我本是 奶地去家候教中 非礼之事不敢作  
鳥嘴與心傷害人 鈸差戶 信令村中人來問  
便知其中假共真 若有一点不好处 大人治罪死干心  
說道不住將頭叩 皆花二目泪淋； 施老了  
坐上只是一握手 衡復止步不前行 忠良坐上呌豆氏  
那民妇 苗神仔細你是听 人到不主貧与富  
貴賤乃是命生成 必必要 各秉良心存天理  
暗有神仗者的真 本院有句話問你 必要實說仔子云

你的兒子當和尚 奶地去家在衙內 老和尚  
素日代他好不好 可有師徒父子情 豆氏說起老和尚  
尋一声 大人青天主上聽 要比那 俗家父子情百倍  
他把他屎分外疼 就是家常是頓飯 老僧必之叩提弟呌  
民妇之子也孝順 师徒如敬父兄 並非虛言却是真  
一時不見他難過 知怎道什麼事

的话准是准了。人的心中犯想，准是准了。必差人去看小和尚无宗光影事  
往哪里去。我听说还不知派谁去。你们谁会谁是一件事。一夕  
说来，一夕说。但见那个穿破衣裳，有年纪的人。他先说话。小人  
与这个冤家。我每丑是一案事。那一夕小孩子不知他所因何事  
冤枉往下又问。

那人

说首往上将头叩

素臣闻言把话云

你家却在那裡住

或是五

远处方近城鎮村

作何生理為活计

你姓什麼叫何名

与瓦匠

所因一件什麼事來見本院把冤伸

不許妄告一夕字

當堂須要檢定云

若有才詞與妾語

那夕人

磕頭口內答應是

小人租居徐州郡

樊家店

金龜田土連光明

租遺家產足勾過

民人名叫武夢林

自切兒

娶妻劉氏過光明

又生同胞弟兄

不火吃穿情不假

沒有攻前拜孝人

夕下只有一女

本玉今年二九春

生子招了一門婿

田成本是本村人

愛念詩勤習儒業，狠有長才。小民把他招為門婿。今年算三年。  
他本處中正的住了一年。夫妻和美孝順。民人夫妻親如父母。村中的人  
並无不说他好的。小民三說我夫妻終身有靠。不如因爲何故。田成云。  
而夫竟自无回堪的一年光景。籌壳有音信。

武夢林

说首付人將頭叩

口尊青天坐上叩

田成无故云门去

堪的

就是一年未回程

不知存亡死共生

向卜求于无音信

四大人

先有一处不去找

明月照花那里尋

民女承玉思夫主

終朝不斷放悲聲

劉氏民妻思夫主

母女母子寄彷彿

歲日家

哭的小民无主义

好日子不安寧

这件事怎麽好

因此上

大人台下把冤伸

那人回覆委臣又問

更復一奇聲揚壯

一夕三

不顯明言心暗嗟

真算冤頭怪事情

那件事你还未了

這又是冤家處尋

准了也是差人找

却往行方去我尋

往後來

諸事差使到當了

淨往各處去我人

不言即办与衙役

施老尸

坐上往下語高聲

你的女婿光宗影

墮上一年无音信

因此上

你來伸冤為此事

冤理詳情却不通

本院魚目參百姓

不过冤情冤枉明

你的女婿他不見

自然其中有冤枉

或者是

家中惹事云外去

疾迷心竅有顛痴

你來到此將誰告

准道說

本院与你把人尋

忽然生云忿事情

忽起詞

女婿云門未回程

四夫人皆曰小民夫妻夕不无子。只有女婿贊了養老女婿。也是本村樊家  
后的人。生比女大。父母全无。只有他孤身一人。從十岁小尔。

回大人

就是返夕近人害了田成。

非是小民來告狀

武夢林

你今枉自犯冤伸

11

任凭什麼清官廉民如也。不过与你分别冤枉忠良不知情面不便。屈棒不  
含耻辱就是了。也漫说替了我人的道。私返不比不等民妇。且那一案都是

告和尚害死他。尸骨每存到今。有一时頭暈。武梦林所訴之词尚未

说完。就是施老汉口说不准。也非实。怎没说呢。胡董人也漫说在你差大

人的眼前。告诉我说。女婿没有了。青天太老。口替我找一找。这不是

胡闹了。反为中自有情節。武梦林听见。差匠口说不华他吓的往上

磕頭。口叫着天。大人小民还有下情回禀。差匠口说。什么

说。细了。言來切近。衝復喝。快回武梦林。向上磕頭。说回大人小民。

女婿田成云离家三载。先有音信向卜。求神全无。是应小民的妻女。  
思夫想婿。啼哭闹了。人口不安。前日民人的房屋漏坏了几处。瓦  
匠用灰勾抹内。有一处是匠陈大。他在房上作活。被民人之女承玉看  
见。他腰中计着一条。代子民女。一見心中動疑。暗向小民说。那女瓦匠所  
计之。乃是我亲手打的是给小民之婿田成所计。为何到此人腰内  
计。太有了。还说可有了田成的下落了。

武梦林

说。有什又将頭叩

小民听见。說的這話

不由的

伸伸涼音心犯想

世間人还有一个事。

何況腰計的一根。

這由中

套着人命非小可。

事情重大。不非輕。

不見真寔。難以忍。

月俸而行礼。欠通。

民人思想多一念。

心生一计。定牢危。

设计。你有话对我云。

我把她

有件事情要听真。

你腰中

民人代。哎。叫伙计。

设计的。代子真好。

瓦匠连忙就解下。送与民人手内擎。

告狀

小人只得把他恨

我小民

拿來女尔他去看

永玉一見動傷心

对省民人叫老父

送代子

是真不錯半毫分

故此民人來告狀

与他見夫把冤明

我小人

不来他要亲来告

夫妻連心情是真

民人心中也难过

翁婿之情恩不疼

故此來把瓦匠告

陳大。方惡太欺心

待伏着

无情害人还講橫

貪財俱明他不認

望越大人。涌恩点。

審明了

這段冤情照付益

武梦林所署。連點頭。瓦匠坐上。前言说武梦林有你女尔他認准了

瓦匠所計。代子是他亲手做的。給他卑夫田成所計。是准了。也不

錯。忠良又向這根代子現。向何处。武梦林說。主民人你。言。尚手

拿。來。双手高擎。伺候的人。接过。放在公案之上。瓦匠。拿起。来看。一看

收入。手的袖中。往下。前言说。陳大。有小人伺候。施公。說。你害死田成。所因

何。故令。有代子為。瓦匠。趁。牢。抬。來。勉的皮肉受苦。

瓦匠

坐上。含嗔。下。問

陳大苗。神傷。細。听

所因。何故。將人害。

真正是

先天无法了。不成。

現有代子為。瓦匠。

本。陵台。万。妣。宜供。

但。若是。

者。他。之。手。一。字。假。

难免。當堂。要。處刑。

瓦匠。見。向。將。頭。叩。

只。尋。天。老。大人。

小。人。原。籍。徐。州。住。

方。庭。庄。內。有。家。門。

所。掙。不。過。剛。胡。口。

我。小。人。

奉。公。守。法。不。胡。行。

曲。成。之。事。不。知。曉。

那。管。他。人。死。母。生。

樊。良。后。

武。家。催。我。將。活。作。

並。非。小。人。一。念。

他。令。小。人。將。代。要。

那。知。其。中。就。里。情。

他。說。小。人。將。人。害。

什。麼。田。成。不。田。成。

指。着。我。把。大。人。見。

去。告。狀。

我的心中无光事

那怕他

云见万岁当金主

口尊李天老人

陈大说着将头叩

袁臣闻言问一声

你的那

代子何人送与你

还是用小何处買

所挣不过将身还

那有余本賣代子

並非家里打做成了

袁臣付又往下问

陈大苗神仔细听

你那代子從何至

一往從前快去云

陈大見向將頭叩

欽差坐上裁官云

瓦匠深大說回大人那根代子也不是買的也不是家里的也不是人送的  
袁臣听说此间用手一扯住了又不是偷家里的又不是人送的又不是買的

喊必是偷了来的陈大說回大人不是偷了来的那是少上月在狼石溝白衣卷后僧廟中作活生房上棟的小人見代子打的结实小人就計左腰中這就事一往實話欽差大人就罵小人当场处死也真別的招恩

袁臣言把泪云

你每二人也下去

代等首

將堂之上再回明

二人一齊口由庄

站起身来往外行

袁臣叩

生上朝言往下向

徐州衙役仔細听

快去個名連上契

不可搬遷火站亭

去叫到化食米玉

母女急來公館中

徐州的衙役答應那敢慢

頭目忙差少夫人

去叫母女且不表

袁臣叩

坐上計又語高声

你们生去人沒少

狼石溝中古廟中

白衣卷

所有之人全叫到

明日早堂開口供

衙役答應那敢停

去叫呢僧且莫云

忠良付又往下問

那一少孩子你是

小二的

年紀所為什麼事

有行尾尾快言以

那一頑童將頭叩

脊梁見問將頭叩

若向民子因何故

却與別人大不全

民子的

家住徐州蔡城口 全岁才交十二春 几岁上李攻公史  
胡登科就是人名 到此不為别的事 特告尸与母亲

袁臣叩

坐上食言心不悅

雙眉緊皱面含嗔

用手一指說住口

你返廝

信口漏言了不成

那初童只剛說了句告他父母施公心裏悅用手一指說住本院看你

這孽畜的聰明有些指相你這念了几年。元來內清外濁是少庸

子蟲夫豈不知嚴父慈母是天國推動勞之恩就如山海即為人  
子本身誰報想了家中陶氣賴于攻方做的父母自太教訓常言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你這個孺子不以恩報反到在本院台  
下來告你的生身父母本院若不看你除初小多知就便活

3的處死還不快去

囁嚅頓量無道理

胡登科

耘自前來告双亲

若不看你年幼小

當堂處死不相容

說首語

公付两边指出去

伺候之人口內應

退步才要往上跟

嗚珠年輕小幼童

口中連把差欽叫

大人青天在上所

我民子

龜太年輕十几岁

常生孝房念刻文

四女已必聞了溝

蒙恩師

昼夜教訓苦經心

龜太唯把高門比

也與別人大不全

難道說

因極劬勞望不尊

作子常懷父母恩

父子碎骨報不尽

反告双亲望是人

內中但有一件事

並未說完勸噴

忠良付又往下問

胡登科

本院說來你是聽

即知父母劬勞重

耘告双亲為何懼

但不知

內有還有什麼事

前一往快言說呀

但有了越禮的字

定太處死不相容

猶童見問將頭叩

口尋歡差生上叩